

臨川先生文集

一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書

上張太博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孫少述書

答王該秘校書二

荅張幾書

荅楊忱書

荅陳柅書

荅余京書

荅王景山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慙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

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蠢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

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闕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

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又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

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豎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歆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

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
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
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
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
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
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
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
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
非流焉則汙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
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及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踈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

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寘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焯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閒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

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纍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平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俟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

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平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予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

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母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

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眵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

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又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閑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荅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叙字且賡所賦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柰何近日